

八年抗战  
咸宁  
记忆

## 不畏牺牲的英雄群体

淞沪会战『八百壮士』，半数通城人

赶赴前线  
乘一辆货车，匆匆抵达前线

“以前不知道‘八百壮士’主要是通城人，等到修县志时挖出了这段尘封的历史，我们才开始有意识地搜寻查找这方面的资料。”在通城县档案局的一间办公室里，原副局长吕杏芦对笔者介绍自己对“八百壮士”的研究情况。

“八百壮士”如何与通城结缘？据他调查，通城籍壮士原属一支湖北保安部队。“通城保安大队是地方武装，是国民党维持地方治安而建立的，有四个中队，抽去上海打仗的是第一中队和第三中队。淞沪会战中，国军伤亡惨重，

多次补充兵力，最后一次补的就是通城兵。”之所以补通城兵，原因有三：一是通城的地方武装有军事素质，战斗力强；二是这边靠近浙赣铁路，方便调剂部队；三是中共代表江渭清搞的通城区域性“国共合作”谈判成功后，当地抗日热情高涨，“团结抗日，一致对外”、“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”等标语贴满大街小巷，一批批在押“政治犯”从监狱中放出，有的又慷慨请缨。比如，原任通城保安大队第三中队队长的石美豪等人。

1937年9月10日左右，石美

豪、唐棣两位队长带领200多位通城兵赶赴前线，在浦江赵李桥上了火车，到汉阳蔡甸“九栋营房”，奉命编入湖北保安第五团。从各县紧急征调来的湖北保安部队在此进行了20多天的整训。

据“八百壮士”赤壁籍幸存者田际钿后来回忆，出征前，这支部队先在汉口中山公园门口参加了武汉各界召开的壮行大会，从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手中接过“湖北保安五团”团旗。在雄壮的军乐声中，全体官兵通过市区到大智门火车站乘火车，沿途店铺燃放鞭炮

欢送，市民们挥手致意。

“当时乘坐的是一列货车，为防日机轰炸，火车只能夜间运行，行行停停，七天七夜（一说五天五夜）后才到达上海南翔火车站，接兵部队领着我们经过一夜急行军进入上海市区，住在火车站大楼。”

此时已是10月中旬，第88师262旅524团正在上海鏖战。反复厮杀的两个月里，这个部队据说已补充了五次兵员，等到湖北兵到达时，每连最多只剩下了七八个人。由通城匆匆而来的两个中队，全员补充到第一营。通城兵就这样参战了。

固守闸北  
以一敌十，浴血四行仓库

10月26日，国民革命军开始撤离上海。古都北平陷落，现又轮到最繁华的上海。虽说抗战是持久战、消耗战，可一开战就三军尽墨一败涂地，足以让人寒心。

当时，蒋介石下令，国军主力部队撤退到苏州河南岸，苏州河北边务必留下一支得力之师坚守。大多资料都称这是“为掩护主力撤退”。通城文史爱好者，“八百壮士”寻访工作小组成员李斌则告诉笔者另一种理由：蒋介石不肯善罢甘休，希望中国部队能守到11月上旬九国的公约签字国布鲁塞尔会

议，向世界显示中国人死战的决心；中国代表要在会上控诉日军侵略，争取国际舆论支持。

命令下达到88师师长孙元良手上。委员长要求留下“得力之师”，是留下整师还是只留一个旅？如今无法知晓孙元良当时是怎样考虑的，总之最终偌大一个城市只留下一支几百人的部队孤独支撑。固守88师司令部驻地闸北四行仓库的重任，则交给了524团团长、黄埔军校毕业的谢晋元。

谢晋元得到一些增补武器，费好工夫才凑齐了四个连400多人

（号称800人，人称“八百壮士”）。从通城保安队充实的两个连200多人全部囊括在内，一个不少。

四行仓库是四家银行（金城、中南、大陆、盐业）共同出资建设的储备仓库，六层楼，钢筋水泥结构。此刻仓库西面和北面已被日军占领，东面是公共租界，南面是苏州河，对岸也是租界。仓库与未被占领的中国地界完全隔绝，成为一座孤堡。

为什么一定要守这栋大楼？士兵们一概不知，他们只知道要打入侵的日本兵。他们用仓库里的

小麦包、玉米包构筑外围工事，用货物做掩体堵住门窗，还将八二型迫击炮弹的保险装置拆掉，把炮弹当作手榴弹投向敌人。从26日晚到30日晚，枪炮声连成一片，孤军浴血奋战四天四夜，以一比十之悬殊，打退敌人无数次进攻。

“八百壮士”抱定必死信念，争先杀敌。他们早已立下遗嘱：“余一枪一弹誓与敌周旋到底，流最后一滴血，必向倭寇取相当代价！”最后一天，孤军自损20多人，歼敌200多人，伤敌600多人。四行仓库依旧巍然屹立，国旗高高飘扬。

三位英雄  
三段惊天传奇

吕杏芦对笔者特别提到了这场激战中的三位可歌可泣的通城籍英雄。

首先是三连连长石美豪。他身先士卒，骁勇善战，身上多处负伤，仍舍生忘死，坚持战斗。营长杨瑞符在日记中记载：“午后三时，该连连长石美豪面部被弹穿，血淋漓，他仍用毛巾敷着，不离阵地。不久，该连连长腿又被机枪洞穿。”

另一位是排长王长升。10月28日深夜，14岁女童子军杨慧敏冒着生命危险游过苏州河，爬到四行

仓库楼下，将一面国旗交给团长谢晋元。谢团长将国旗交给王长升，让他将国旗升在四行仓库顶楼。没有旗杆，他就找来两根竹竿捆在一起，枪林弹雨中，硬是将国旗升上楼顶。四行仓库四面被重叠的“太阳旗”、“米字旗”包围，而今升起中国旗，士兵们志气高涨。

还有一位是舍生取义的葛先录。10月30日，大批日军向四行仓库逼近，几辆日军坦克冲破铁丝网，眼看就要冲破大门，情况危急。壮士葛先录抱着一捆集束手

榴弹，从窗口跳下，在日军坦克前拉响了炸弹。

这同样是一场有成千上万人目睹的敌我厮杀。湖北科技学院丁一教授调研时收集了当时上海各方反应的材料。据他描述：“市民捐献各种食品、香烟及其他生活用品等，络绎不绝，并经忠勇之士传送到四行仓库。一些外籍人士也捐赠大批粮食和食糖。其中有一德籍妇女竟用汽车装载大量面包委托英租界守军代为传送……报纸、慰问信件也源源不断地送到

‘八百壮士’手中，这些信札来自社会各界，有团体的，也有不少出自名人之手。何香凝女士在致函中写道：‘八百壮士’的英雄气概，使我们感动得流泪，但等我们赶到沟边，却又不能通过，只有静穆地向对岸注视，遥寄我满腔虔敬亲爱之忱。”

这次保卫战的成功，重振了因淞沪会战受挫而下降的中国军民士气。虽也吸引了国际社会注意力，但并未如蒋介石所希望的那样，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实质性支援。

八百壮士实数400多人  
通城籍查实姓名者87人均已离世

“八百壮士”实数只400多人，具体数字众口不一。通城县档案局原副局长吕杏芦对笔者说，目前，比较能形成共识的是“八百壮士”有420人左右，其中通城人有220人左右。

通城县档案局原局长曾步贤，是正在编修的《平民国魂——通城与八百壮士》一书的主编，向记者详细介绍了“八百壮士”中通城籍壮士的寻访里程。

1991年，原咸宁师专（现湖北科技学院）历史系教授丁一带队来到通城做社会调查，走访了部分当

时健在的壮士和已故壮士家属，通过当事人回忆新增壮士25人，留下一份74人的通城籍壮士名单。

2008年，一则《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八百抗日壮士遗骨在海外无人问》的帖子，引发民间大寻访。2009年，这股旋风刮到通城县，20多名志愿者开展了撒网式的调查走访，又寻访到30多个名字。

2013年10月，湖北省著名作家、原省文联主席沈虹光来到通城县调查通城籍“八百壮士”的情况，“查实姓名的87人均不健在，最后一位周福其壮士，在2005年11月离世。”曾步贤遗憾地说。（卢欢）

1980年，通县政府组织撰写

《通城县志——人物卷》，编修人员搜集资料时，从县档案馆发现了民国通城县参议会在1947年编的《通城县抗战史料》，其中有《通城县参加上海四行军四十九壮士姓名一览表》、《参加上海四行军通城籍四十九壮士合传》。通城有“八百壮士”的历史信息这才被披露出来。

1991年，原咸宁师专（现湖北科技学院）历史系教授丁一带队来到通城做社会调查，走访了部分当

时健在的壮士和已故壮士家属，通过当事人回忆新增壮士25人，留下一份74人的通城籍壮士名单。

2008年，一则《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八百抗日壮士遗骨在海外无人问》的帖子，引发民间大寻访。2009年，这股旋风刮到通城县，20多名志愿者开展了撒网式的调查走访，又寻访到30多个名字。

2013年10月，湖北省著名作家、原省文联主席沈虹光来到通城县调查通城籍“八百壮士”的情况，“查实姓名的87人均不健在，最后一位周福其壮士，在2005年11月离世。”曾步贤遗憾地说。（卢欢）